

春  
在  
堂  
禱  
文

春在堂禕文六編二

德清俞樾

王研香傳

往年余在西湖俞樓有自詣經精舍來告者曰一狂生  
日來精舍索觀所藏書與之不卽歸不與則怒且詢將  
奈若何余不測爲何許人漫應之曰喜觀書亦佳士姑  
聽之已而其人來見則甯海王正春字研香者也恂恂  
儒雅不類狂生叩其所學於經義頗得門徑其論大戊  
爲太甲子非太甲孫引孔子帝乙六世王之言爲證若  
爲太甲孫則成湯至帝乙不止六世其論陳亢陳子禽

爲二人引漢書古今人表爲證又據史記弟子列傳原  
亢藉在不見書傳四十二人之中非陳亢非陳子禽若  
亢與子禽不得云不見其論蕃衍盈升謂升爲収字之  
誤其論皋比謂皋字乃唬之異文其論祠兵引周禮肆  
師祭兵證成何劭公義其論毋燒灰謂當從呂覽作炭  
記文注文均誤此類凡數十條余深賞之少時致力詞  
章之學徧讀漢魏六朝文至唐而止獨不喜蕭選亦其  
持論之不隨流俗者也與同縣章棣字一山者善一山  
喜交游恆戒之曰無益徒費日耳一日同過市一山偶  
褻視輒以所持扇擊之其行誼如此嗚呼是誠佳士誰

謂狂生哉始與一山同肄業崇文書院後爲潘嶧琴學使調入謁經精舍光緒二十年八月戊午應鄉試未畢感疾卒年三十四有二子皆殤竟無子

暴方子傳

暴方子名式昭河南滑縣人祖名大儒字超亭官江西知縣方子以巡檢指省江蘇補平望司巡檢刻苦自厲非其分所應得一錢不取雖其母不能具甘旨妻子無論也時譚敘初中丞以蘇藩護理巡撫禁博禁妓禁食鴉片煙方子平日不以此爲利文到奉行諸弊竟絕譚公嘉之舉薦賢守令數人方子與焉 詔軍機處存記

會以母憂去官免喪復至江蘇補吳縣用頭司巡檢清  
操愈厲曰吾母在尙爾今豈爲妻孥計溫飽哉用頭司  
駐太湖西山方子布衣芒屨徜徉山水間遇先賢祠墓  
每刻石表識之又訪求山中遺老詩文集刻以行世公  
事之暇好讀史史記兩漢三國志晉書皆卒業然性傲  
岸喜凌上坐是失上官意竟劾去之官罷後饔飧不繼  
山中人爭以米饋未匝月得米百餘石柴薪腴菜稱是  
山中有秦散之者爲作林屋山民饋米圖及歸滑貧益  
甚光緒二十年倭事起湘撫吳清卿中丞自請督師方  
子喜曰偉哉此舉吾願從之謁中丞於津門中丞吳人

也見之大喜拜疏言臣前丁憂家居卽聞用頤巡檢暴式昭堅持節操以不善事上官被劾深以爲惜請開復其官交臣差遣得旨準留營差遣俟有微勞卽行開復方子乃從中丞出山海關奉檄至塞外買馬往返千里不私一錢中丞歎曰此人若爲牧令政績必有可觀矣其明年感疾卒於關外年僅三十餘聞者深惜之論曰顧亭林先生言亂之初起巡檢治之而有餘亂之旣成總督治之而不足巡檢所係顧不重哉而世之居是官者率不自重有如方子之鐵中錚錚者又以不善事上官而罷嗚呼可爲長太息也

朱氏雙節傳

朱氏雙節者姑婦也姑莊氏故禾中望族其曾祖竹溪公舉孝廉方正祀鄉賢莊在室時曾割股以療母病及笄歸南河候補同知朱君諱成藻故甘肅按察使諱其鎮者次子 贈朝議大夫諱鎬者嗣子也同知君需次於外莊留家事其孀姑姑卒同知君以憂歸歸而亦病莊又割股療之竟不治時莊年甫三十有六其子文楨弱冠入邑庠娶孫氏孫亦武林鉅族其父娶於朱卽按察公女也孫氏歸於朱三載而夫病習聞姑之兩割股也效爲之亦不治時孫年二十四蓋又少於莊矣先是

朝議君卒其妻繆氏守節逾二十餘年今莊與孫又繼之一門三節婦而姑婦兩人又三刲股嗚呼庸行也亦奇行矣孫氏同產仁甫君懼其淹沒不彰也屬張君子祥爲繪松栢雙節圖

贊曰松茂栢悅人有同情及其不幸乃以節名此姑此婦並世陶嬰南湖之水鑒此雙清天錫之壽以報其貞松邪栢邪雖瘁彌榮

順盒孫君傳

君諱家治字順盒孫氏浙江餘杭人父贈中議公諱堯錕以良賈起家有盛德世以比東漢樊氏稱君子之富



生四子而君居長自少嗜學博涉羣書有桑魏公示人  
鐵硯之意贈公曰汝志良佳然吾老矣徒事咕畢誰歟  
分吾勞乎君瞿然奉教乃佐贈公候時轉物操贏制餘  
雖老於權會者謝弗如而偶有暇日仍手一編不釋蓋  
其志固在也同鄉先達如沈子恆汪文端諸公咸勉以  
進取君自問材力取科第猶摘髭耳然重違父意不赴  
也他日文端爲援例授參軍君恥不以科第進不就謂  
諸弟曰吾不能博青紫爲宗族光諸弟幸自勉於是厚  
脩脯聘名師以課其弟與其子而族戚子弟之願學而  
無力者別設一塾以課之孫氏家塾之盛爲餘杭冠其

交於人不爲媿娶之行遇事侃侃辨論不憚往復人驟  
聆之幾不能受徐而繹之又皆歎服故雖家居而名動  
郡縣閒所由或踵門禮請每謝不見報以一刺而已敬  
宗收族務從其厚矜孤顧老不遺餘力往歲不登饑饉  
洊至君請於贈公設肆平糶歲運蘇常之米以平市價  
及庚申之亂官軍駐餘杭者以萬計不憂乏食者恃此  
也事贈公至孝雖遭亂播遷而冬夏溫靖晨夕膳羞與  
平常無異及贈公棄養於石門塗次絞矜衾冒附身附  
棺者罔不如禮烽火中扶櫬東歸星夜營葬屢瀕於險  
竟獲安全窳穉事畢哭拜於墓門曰爲人子宜築廬於

此守吾親體魄然事急矣懼及於難不得已請行反至嘉興諸親故避寇相從者或仍與俱或貲送他所悉從其所便鄉人流寓者以緩急告無不應亦不問其姓名也同治三年命其二子入都應京兆試不售汪文端欲爲援例官京師以書告君君不答亟召二子回文端笑曰仍執前說邪此老嘔強猶昔矣明年粵寇平君回浙僑居省垣久之忽仰天歎曰災象見矣來歲必大無乃醵金購米積逾萬石明年歲果饑米翔貴君視糴爲難日散數百石民賴以生饑而不害然君之家自此落矣家祠毀於兵謀復之而力不逮搢搢經營規模粗立而

君竟不獲落其成也君自幼於書無所不讀精數學曉地理晚年頗宗元門之學於生死之際若有前知將卒之前其季子方客台州先期召之曰明歲元夕必至果於是日啟手足於正寢異矣年七十有二娶何氏先君二十三年而卒君不再娶亦不置妾媵生丈夫子四樹仁歲貢生授職訓導樹義歲貢生歷署嶧教諭孝豐訓導光緒十七年舉人樹禮光緒十一年舉人揀選知縣樹智廩貢生由訓導保升知州候缺於湖北加四品銜女子子一錢唐王以宗其壻也孫十人祖燧祖燕祖耀並有聲庠序閒祖燦祖煥祖烈祖怡祖輝祖灤祖煒咸

習儒業女孫十一曾孫增元

論曰禹航孫氏方雅舊族君先德飛泉先生與同里注  
文端錢唐俞文節爲道義交勇於爲善爲鄉里所推服  
見於今直隸總督夔石王公所爲傳甚詳而君又能繼  
承先志益振起之孫氏之興其未有艾乎君第三子樹  
禮字和叔曾充詒經精舍監院余主詒經講席因得與  
周旋而又余孫陞雲同歲生也和叔備舉君之嘉言懿  
行以告於余撮其畧著於篇君子孫森立弦誦相聞異  
時科名鵲起當不使宋時何僅兩孫專美於前矣

黃烈女傳

同治三年九月十七日湖南湘鄉縣有小聚落曰關王廟者其客舍中一夕而死者三人一女子縊而死二男子一中毒死一絕吭死事聞於官喧傳於衢路客舍主人曰昨有兩男子與一女子宿此夜半猶聞其飲酒歌呼甚歡何遽死也視女子年甚少衣服縫紉無寸隙官不能測命塵埋而已則有自相距數十里之潭市來者曰嘻此女子黃淑華也二男子一申姓一扶姓也眾問其故出一紙示人曰此吾得之潭市客舍壁間者也詩十篇皆七言絕句序一篇四百數十言眾爭取讀且讀且歎曰智哉女子勇哉女子貞烈哉女子女子黃淑華

字婉黎江南上元人父秉良縣學生也早卒兄乃珪亦諸生次乃璋外出未歸次乃瑾亦習舉業咸豐三年賊陷金陵時淑華方六歲弟乃璧僅三歲舉家陷賊中以農圃自給而乃珪乃瑾猶以經書課其弟與妹淑華讀書通大義有節概母欲與議婚力阻之曰此何時也尙謀婚嫁乎同治三年官軍克金陵時曾文正公猶駐皖軍中諸將帥以賊踞金陵久命將士搜捕餘孽務盡突有入黃氏之居者則未知爲官軍歟僞爲官軍者歟乃珪乃瑾出殺之內有申姓者寶慶人入見淑華美曳之出乃璧牽其姊衣則殺乃璧母跪而求則殺母乃珪妻

出亦殺之乃瑾妻不知所往於是淑華哭詈求死申笑  
曰不爾殺也幽之於其所居又挈之以登舟屢犯之以  
死拒衣服縫紉蓋自此始也淑華自念我必死然舉家  
爲所殺必報讐毋徒死旣至湘鄉舍舟而陸又有扶姓  
者與之俱淑華曰吾一女子殺二壯夫事大不易然吾  
死則決矣故豫爲此詩并敘本末甚備書一紙一帛帛  
繫於身紙黏於壁潭市客舍所傳者此紙也越一日卽  
有此事雖莫知其死狀度必以計醉二賊而酖之客舍  
主人但聞其歌呼聲不料其所以斃賊也一賊中毒必  
稍輕未卽死故又刃而殺之貞烈智勇信乎備矣平江



李次青先生載其事於天岳山館文鈔修湘鄉縣志者遂據以采入又有徐君午閣爲製梨花雪傳奇其事亦庶幾不泯而豫撫劉景韓中丞又自汴梁遺余書欲余爲作傳附集中因撰次其事而論之

論曰古來所傳如王氏婦清風嶺之詩徐君寶妻滿庭芳之詞皆傳誦人口元初有巴陵女子韓希孟爲元兵所得誓不辱身書詩衣帛以見志赴江流而死郝經陵川集有詩哀之諸女見危援命從容赴義固可嘉尙然不過以一死自完而已若黃淑華者以一孱女遇二壯夫竟能從容談笑而斃之杯酒之間此豈尋常兒女子

所能爲哉讀其詩洵可使頑廉而懦立矣當其時又有  
金眉壽者淑華所素識也亦與同拘舟中一日賊逼之  
急從船窗躍入水死賊鑒於此亦遂不敢苦逼事詳詩  
註中宜附書之以存其人然據詩尙有張氏者惜不知  
何許人也景韓中丞與黃氏非有雅故千里遺書拳拳  
相屬將以表揚其烈乎抑以風勵當世仙仙覲覲不能  
戰不能死諸闖茸男子乎中丞書中又言賊欲授僞職  
於其兩兄皆不受然則乃珪乃瑾亦兩烈士矣

樓烈婦傳

烈婦樓宜人姓李氏錢唐人自幼明慧女紅外兼習書

算父獻墀公奇愛之難其壻年二十七始歸樓君樓君諱起鳳字金魁母壽太宜人在堂宜人善事之賢孝之稱達於三黨生丈夫子二女子子三俄而不戒於火家益貧樓君鬱結成疾遂卒宜人欲殉之顧子女幼稚不可無母強飲強食鞠育其孤咸豐十年粵賊自皖南犯浙杭城驟陷宜人曰事急懼辱服鹽澆求死不死乃率子女自投於水甕中時賊蹤固未及眾拯之出而幼子斃矣賊退仍與一子三女居而寇警則日益甚宜人死志亦愈決明年杭城再陷長子壽康爲賊所掠以去宜人與三女俱仰藥死後壽康自賊中跳出走滬上及江

浙大定壽康以從九品積功累贈其父奉政大夫母宜人於是浙中士大夫爲詩文以表章其烈者咸嘖嘖稱樓宜人巡撫陳公以聞 旌如例

舊史氏俞樾曰庚辛之亂杭婦女死難者眾矣而宜人爲尤烈杭城再陷宜人亦再死之所謂赤石不奪者非歟壽康自賊中出年甫十有四忼慷有大志從事浙撫幕府積功得官生三子長者尤穎異殆天之所以報其烈乎

心齋丁公家傳

丁公諱守存字心齋晚號竹石老人先世於明初自江

南海州衛遷山東日照遂世爲日照縣人明季至今科第相望究沂閒言時文者首推丁氏公嘗集先世場屋中受知遇之文合而刻之名曰海曲丁氏世業盛行於時曾祖龍曜乾隆十八年舉人祖葵忭沂州府學增生父燾以目疾不應試並以公官累贈至一品公幼慧與羣兒戲或鑿冰鐫字或就石上搏土作字如古碑文見者奇之一夕夢中苦煩悶幾不可耐爬搔胸次若有物置枕旁質明視之黑如漆膩如膏自是益慧然以貧故幾廢學有中表戚安君資給之得不廢從族兄文紳讀益自刻厲道光十年入縣學十一年中式舉人十五年

成進士以主事分戶部俄丁父憂二十年服闋入都是  
歲英吉利以師船犯廣東入江浙其船不帆而行其礮  
火無虛發公歎曰千古未有之變將起於此矣乃講求  
制器之法其時西學未行所謂力學重學光學化學皆  
未有聞者而公覃思闇與之合卓文端公以聞兩被

詔書繕進圖說二十二年偕理藩院郎中文公文康戶  
部郎中徐公有壬赴天津監造地雷火機等器自出新  
意試之皆驗二十三年考取漢軍機章京二十九年補  
山西司主事傳補軍機章京充廣西鄉試副考官咸豐  
元年巨寇起廣西 詔以大學士賽公爲欽差大臣督

師討賊公從焉提督向忠武公驍將也與都統巴清德不相能賽公入巴語以軍久無功奏奪向公官兵事遂大壞公力爭之至於痛哭乃復以向公統北路之師於是忌向公者兼忌公公不之顧惟日夜思出奇計破賊有胡以暘者賊將胡以眈弟也都統烏公烏蘭泰得之使爲書招其兄降以眈以書獻其首首亦使人以書來公製一篋僞若緘書其中者俾奉之歸賊發之篋啟而碎首死或曰卽馮雲山賊初起僞王五雲山其一衣道人衣稱軍師後不復見蓋斃於公手矣二年奉檄檻送所獲賊寇洪大全至京師大全衡州人公偵其黨將要

於衡而劫之乃聲言陸行而潛以小船出永州趨長沙  
八日而達大全出視曰此長沙也噫我死矣公還戶部  
補江西司員外郎俄而粵賊陷江寧分道北犯山東大  
擄土寇蠡起巡撫孫公瑞珍奏調公辦沂州團防以意  
造石雷石礮三百餘具他人效爲之不能及四年大破  
土寇陳玉標等敘功以道員用旋以母憂歸服闋 召  
見逾四刻次日命發交直隸總督差委復 召見逾六  
刻命繕進所撰書既至天津津議撫戰未決公上書曰  
戰之局在粵撫之局在滬津則但可議守而已於津言  
戰是背城之戰也於津言撫是城下之盟也論者以爲



名言十年秋京師戒嚴山東團練大臣杜公翻奏派公以三千人北援嚴解輟行仍留辦山東團練屢與賊遇戰皆勝時賊蹤徧地距日照尤偏近公前在直隸辦大順廣三府團練上戰守十六策以堅壁清野爲主至是乃創築堡之議擇扼要之地曰濤維而築大堡焉賊大舉來犯綿亘百數十里蹂躪無完土惟濤維以堡獨全公伺賊懈將解去率五百人噪而乘之發石礮四聲震山谷五百人皆大呼與數萬人無異賊膽落大奔自是相戒無犯丁家堡附近之民歸之如市數年之後煙火數千家士習絃誦農務耕織堡以外沃野四十里奎山

環之若屏幃然海舶往來咸泊其下饒魚鹽唇蛤之利  
儼然一小都會矣同治元年被命北上廣平郡紳士  
請奏留辨防於是又築堡二百餘處尙書羅公惇衍奏  
公曉暢戎機有詔引見仍命赴直隸積功加三品銜  
直隸全境肅清公還京供職俄選授湖北督糧道四年  
署湖北按察使有巨案牽涉巡撫以下四十餘人無敢  
鞠者公一訊而服提督成大吉所部勇譁潰捻寇乘之  
陷黃陂省中大聳公出銀二萬兩慰撫之事立解當陽  
縣某令誣執平民以叛上公察其寃立釋之所活甚眾  
七年以捐助陝甘餉且敘定亂功賜戴孔雀翎加布

政司銜九年充湖北鄉試外監試官故事貢院所用水率以長夫挑運水不潔清而傳遞之弊卽由此起公創運水之法破大竹爲筒引江水注闌中水清而弊絕今他省瀕江湖者率踵行之人稱善政由公始也十年俸滿引見公年已六十矣以久勞於外慨然興歸與之思十二年乃引疾乞休築小樓藏書籍坐卧其中出所著曠視山房時文稿教授後進經其指授咸有法度可觀大學士合肥李公以書勸再出辭以老病河南大吏慕其名聘主大梁書院光緒元二兩年鄉試肄業生中式者共六十七人兩年會試共十人爲從來所未有後歸

主濼源書院以千金助修學宮奎峰書院廢修復之亦千金公季父歿有妾姜氏以貧他適遺腹生男公訪求四十年始得之名其子曰守宗廩給姜氏終其身其輕於財而篤於天性如此光緒七年十月己巳以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二初聘秦氏未娶卒繼配許氏皆封一品夫人子鳳年同治二年進士候選知府河南桐柏縣知縣先卒麟年殤麟年光緒十八年進士戶部郎中側室封出女子子二人歸於費於王其歸費者有賢子曰念慈哀次公事實乞余爲傳因得知其詳公生平於學無所不究自天文厯律下至風角壬遁之術靡不通曉尤

精於造器爲西人所歎服所著書曰丙丁秘籙以奏進留覽遂不傳於外傳者止造化究原二卷新式火器說一卷從軍日記使粵日記各一卷而時文之刻凡六七集幾近千首每一文出諸弟子爭持去刻之以供傳誦故存者獨多非公意也

論曰自明以來以八股時文取士至今幾五百年矣及西學入中國人見其新奇可喜翕然從之議取士者幾欲舍時文而改從西學然日照丁氏世以時文名天下公亦善爲時文少時爲文刻香爲度燼一寸成一篇坊塾盛行南北七名家公其冠也乃能出新意造奇器爲

西人所歎服然則言西學者必不能兼工時文而工時  
文者未始不可以兼工西學也夫時文誠敝然聖賢精  
義亦或藉此以存一綫若廢去之而別謀所以取士用  
詩賦乎空言而已矣用策論乎陳言而已矣若竟改用  
西學則人所童而習之者惟是機械之巧窮思極慮求  
爲殺人之利器人人有矢人惟恐不傷人之意而義利  
之界理欲之途竟無有言及者矣於世道人心不亦大  
有害乎公之一生負文武幹用戰功吏治卓有可傳不  
待余言爲之表襮余所以區區言及公之時文者固知  
公之不藉時文以傳實欲時文之藉公以存也

吳學相傳

鄞之爲邑其南瀕江江潮逆入則鹹水敗稼惟內水足乃可以禦之故鄞人勤雨視他邑尤切光緒二十二年自六月至七月不雨其近江之處鹹潮大至田禾被傷有鄞塘鄉姜山里人吳學相者農夫也齊宿祈禱冀得甘雨數日不應乃奮然曰若再不雨田疇皆斥鹵矣且連歲不登戶無積粟今又如此民何以堪吾聞天井山有龍潭焉人投其中雨則立至吾本鄉愚無補於世捨吾一身而四境霑足不亦善夫七月甲午朔越六日己亥晨起飯食訖浴於家笠而出及午不歸妻戴氏豫聞

其言猶疑未必然也至是乃大驚徧問於所來往皆曰  
無則至天井山觀於龍潭赫然存焉其面如生方聚謀  
所以斂風雨驟作家人祝曰能稍息以待其斂乎應聲  
而止棺甫闔雨又作歷二時許始霽是日也百里以內  
無不得雨鹹潮不入田禾復蘇歲乃有秋於是邑文學  
諸生與父老數輩言於有司附祀於城隍廟三義祠  
論曰往年浙中大雨數旬不止吾邑蔡家橋有章菊泉  
者年八十餘日夜跪而求晴不效乃縊而死余有詩哀  
之且以吾邑戴侯神及新市鎮大官廟爲例決其必爲  
神戴侯名繼元宋延祐中以拯溺而水死成神封保濟



顯佑侯大官不知姓名其人開米肆歲大饑賤糶以予  
貧民米盡抱升斗赴水死亦成神蓋匹夫一念之堅固  
足千古也今又得吳學相事章菊泉以死求晴吳學相  
以死求雨其愚均不可及哉余又聞杭州留下有海松  
和尚亦以一死禱雨至今其鄉人廟祀之嗚呼世之居  
禹稷之任者尙鑒於茲

卜烈女傳

卜烈女湖州歸安善連鎮人父詠蘭早卒夫鄭阿來阿  
來父阿士亦早卒姑顧氏有姪顧阿五性兇暴依其姑  
以居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女歸省母時阿來

外出三十日晡阿五來逆女女不肯五強之女母趙氏親送之歸致之其姑越日鄭氏之鄰來告曰爾女昨夜死矣趨往視之面被血有泡痕頂有傷成穴右耳根及乳均有傷徧體青紫痕無算顧氏及阿五則皆逃時鄰里聚觀皆欲食其肉使里甲方阿大蹤跡之得顧氏越三日得顧五問顧氏顧曰五爲之吾不與焉問五五日我欲與姦不從故殺之耳於是羣起毆阿五或曰顧與五有私素與五昵而視烈女如讐必共致之死也於是又欲毆顧氏聞然者終日而烈女弟志成性懦弱方欲赴訴於縣鄭氏之人力持之又賄以洋錢二十六圓竟

不果往趙無能爲哭泣而已越五日始歛面如生余門下士童米孫大令以所書卜貞女事見示卽此事也卜與童故有連女死卽有以書告米孫者米孫書其事且援歸震川書張貞女事之例張貞女適汪而不以汪婦稱故曰卜貞女余謂絕之於鄭可也然貞之而不烈之何也因據童語稍次第之題曰卜烈女惜張貞女之獄罪人咸得而卜事未達於有司里人之來告者又言之不詳姑與阿五究不知誰尸是謀然其死狀明白干人共見余與米孫之文雖皆不及歸氏然女之烈則固與張同不朽矣

按察使丁公祖母暨生母兩太夫人合傳

丁潛生廉訪早喪父母惟生母劉氏存弱冠出後大宗而所後父母亦皆歿惟祖母方氏存茕茕孤苦得以成立者兩太夫人之教也紡織之暇必課以塾中所讀書且舉古人忠孝事蹟相勸勉廉訪幼好武有膂力以豪俠自負訓之曰士貴自立毋徒效匹夫之勇咸豐三年粵賊犯江西圍省城時家在城中兩太夫人從容謂廉訪曰此正汝立功之日毋以我爲念因會合同城士大夫率練勇守城城竟獲全曾文正公嘉其膽識命赴平江營帶隊兩太夫人戒之曰治兵宜嚴毋擾民待兵又

宜優母扣餉將領有喜慶事營中必釀錢賀實則皆扣  
取餉銀此最惡習宜痛絕勿蹈也廉訪奉其教故士皆  
用命所向有功左肘偶爲礮子所中劉太夫人曰汝此  
後臨陣得毋稍餒乎乃於其左臂上刺忠心報國致身  
事君八字語之曰汝素慕岳忠武爲人忠武背有盡忠  
報國四字汝念此必能自奮矣又於其帽簷繡精忠二  
金字曰忠武能不負此二字汝其勉之方太夫人見而  
嘉焉亦於所戴貂尾盔後親繡四言六句曰背刺四字  
岳氏勵子我願我孫勉效忠武能報國家卽孝祖母嗚  
呼自古名臣得力於母訓者多矣嚴正如兩母者殆未

之有也廉訪轉戰數千里厥功甚多平生以清節自勵  
居官無一歲之儲居鄉無一畝之入是能不愧母訓者  
兩太夫人當亦無憾於九泉乎丁酉三月廉訪過我右  
台仙館袒臂示我墨痕如新深入膚理余悚然起敬因  
撮大略爲兩太夫人傳至於閨門瑣節亦必有休嘉懿  
鑠之行然可不贅也

繼旣爲兩太夫人傳乃申論其後曰按宋史岳忠武裂  
裳以背示何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不言何人所刺後  
世相傳以爲其母姚夫人爲之雖於史無徵以事理論  
容或然也宋史呼延贊傳云贊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

字此事在岳前明沈德符野獲編云元末杭州巡檢胡仲彬文其背曰赤心護國誓殺黃巾嘉靖末遼東總兵官楊照湟盡忠報國四字於背此事在岳後今劉太夫人親於子臂湟此八字懔然有烈丈夫風安可湮沒勿著乎廉訪遭際 聖明克成素志視忠武齋志以及者過之遠甚然實亦未盡其用方今中外多事論者徒見外洋火器之利遂欲棄中國長技而學之實則破火器宜用藤牌康熙間具有故事而人無知者廉訪知之又能用之所練親兵二千五百人皆善用藤牌又佐以飛人所向 前苟精練此軍得二十餘萬以破外夷之火

器有餘裕矣破火器之用藤牌亦猶武穆之用麻札刀  
破拐子馬也廉訪年逾七十精力未衰猶可爲朝廷  
奏不世之功不然則請廉訪以此法傳示子孫世世守  
之必有大破外洋火器之一日而兩太夫人之遺澤爲  
更遠矣

林編修妻惲淑人傳

故湖南巡撫惲次山中丞有賢女歸林氏封淑人者古  
所稱女而有士行者也中丞初娶於梁生三子繼娶於  
戴戴夫人賢明有材榦生三子二女皆才長女卽淑人  
也名倩孫字小宜六歲讀書通大義中丞以吏部郎出



守常德會粵賊石達開由寶慶來犯勢甚銳城中大聳  
皆籠東出走中丞入語夫人曰民無固志奈何淑人從  
容進曰鎮之以靜示之以有備且使知太守一家皆安  
居如平常則民心自定矣中丞喜曰是兒不凡惜其不  
丈夫也乃使淑人偕其兩弟率婢媼嬉戲於儀門之外  
戴夫人則張樂設飲累日始罷民聞之外徙者稍稍來  
歸久之四鄙之民有遷居城中者城竟以全時淑人年  
甫八歲也中丞累遷至湘藩旋擢巡撫其時東南糜爛  
沿江數千里無完郭募兵籌餉以湘中爲輜轄遽書警  
奏日不暇給秉燭治事丙夜不休中丞積勞浸致咯血

肝氣又大發發則不能眠不能食淑人偕其叔兄手治  
具以進極精腴每爲舉箸云同治四年中丞罷官東歸  
塗中病尤劇舟行八十日淑人未嘗一夕解衣而息也  
旣抵里門僑寓吳下所居小有花木泉石之勝淑人能  
詩詞通音律每春秋佳日率其弟妹爲二親壽或賦詩  
或歌曲吹洞簫以和之中丞欣然忘其疾之在體矣中  
丞旣歿戴夫人慟甚家事皆淑人任之上則護持慈母  
次爲弟妹料量衣履飲食下則撫馭臧獲輩悉有條理  
門內秩然年二十三歸蕭山翰林院編修林君國桂林  
君以少年科第又富於才華意氣兀岸語言侏張常使

人難堪淑人婉勸之雖爲少戢竟不能悛坐是不得以功名終淑人嘗引爲己咎光緒五年林君視學貴州御士頗嚴小有違失輕則笞重則褫所至皆然惟兩試貴陽不笞一人不褫一衿遇暑則供茶苳遇寒則具爐火貴陽爲省會首郡使者家屬在焉故黔士皆曰此學使夫人之德也報滿還朝俄以人言罷歸亦寓吳中其時惲氏自中丞歿而家益衰伯仲叔三君又相繼逝幼女亦殤戴夫人雖曠達然亦鬱鬱不自得淑人以兩家相距近時時歸問起居痾癢抑搔晨夕在側偶有不怡一言立解十餘年來不知其爲己嫁女也二十年恭逢

皇太后六旬萬壽林君入京隨班祝嘏得

恩旨

賞還原銜明年五月南旋而林君已得病至蘇甫三日遽捐館舍當是時變出倉卒事故空起議論朋與淑人適亦大病強起治喪支持危局幸而帖然無事然淑人之病則從此不起矣先是淑人曾舉一子不育爲林君納妾三人皆無子及林君歿乃以從弟某之子爲子曰承翰則猶童稚也淑人病甚將危乃曰我在猶紛紜如此況我死後乎非得年長者爲嗣不可乃又以林君從弟福頤之子爲子曰承蔭析家業爲二各得其一俾無爭承蔭爲蕭山縣學生有材識治家秩然此一舉也淑

人之有造於林氏者大而所見亦甚遠矣病中以田百五十畝爲舅姑與夫之祭田以五十畝捐助家祠又出匱中私蓄白金千兩助湖南北之振

詔以樂善好

施四字旌其間淑人一生事父母事姑皆極孝相夫以道義而能匡其失友於兄弟遇親族皆有恩禮或以緩急告雖典質簪珥與之弗惜也故三黨之中咸稱賢婦臨終語其弟季文云吾爲林氏婦二十二年家雖不豐亦足溫飽然所歷之境艱苦異常弟所知也姊夫才高傲物猶冀匡正終履亨衢不幸先吾而逝又思教成兩嗣子紹續書香今又委頓如此不久入地上不能終事

慈母又不能與吾弟長相聚齋恨千古夫復何言又曰  
吾自省生平未嘗出一非禮之言未嘗行一非禮之事  
皇天后土實鑒余心當代立言君子無過曲園老人吾  
父執也弟能請於老人爲吾立一小傳乎嗚呼其言如  
是亦可悲矣卒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辛卯年四十有  
五以林君官加級封淑人

曲園老人曰方淑人之歸於林也余往送其嫁親觀其  
成禮林君年少入玉堂風貌翩翩淑人亦蕙質蘭心足  
以相儷一時咸歎爲嘉耦不圖未逾二紀而瑤樹雙摧  
也恭人弟季文所爲行狀甚詳余據以爲傳以副其拳

拳之遺意味其垂死之言信乎女而有士行者矣

尤麓孫傳

尤君麓孫詒經精舍高才生也乙未秋余在吳下麓孫自杭州寓余書告歸台州應試已而又自台州寓余書言渡海阻風試無及焉其明年春余至杭州問台人麓孫來否曰不來問何不來曰病矣及秋又問之或曰死矣余大咤歎徧問其鄉人知其果死且知其婦亦從夫以死亟欲得其詳而竟無知者今年春乃得其友章一山棧所爲行略嗟乎以麓孫之好學而不承其年其所欲撰述者亦皆未卒業無以自見於世豈不大可哀邪

因就一山所爲行略麤脩詮次以存其人麓孫者其別字也名瑩字堯順尤氏台州臨海縣人曾祖敬嚴祖孔書父盛潮其所居曰桃渚爲縣之東鄉距縣城絕遠鄉之人罕有讀書成名者麓孫獨自奮於學不以貧而輟光緒七年應科試入縣學十三年補增廣生其明年始至省城肄業於詒經精舍余初不之識然其名則屢在高等於是始異之麓孫性純篤讀書外無他好時王益吾祭酒輯皇清經解續編甫行於世麓孫以其書繁重檢閱非易爲作目錄以便學者推而及於余所著春在堂全書以余書卷逾四百讀者頗有望洋之歎因亦



爲作目錄分經史子集四門條分件繫用力尤劬又據  
余詩文集爲余作年譜余笑曰子爲此等書爲人家醬  
瓠計耳益吾祭酒尙有東華續錄一書子能更爲作目  
錄則與溫公通鑑目錄同爲讀史者所不可少矣麓孫  
亦有意爲之然未果也尤致力許氏之學作說文重文  
考就偏旁形聲以證重文之真僞嘗與一山同寓杭州  
褚氏一山輯慶氏禮遺說而麓孫則治許書冬夜圍爐  
各以日間所得互相辨論或至兩夜未休今亦未知其  
書成否麓孫家甚貧父嘗語之曰吾老矣汝終朝貼畢  
何以爲養耶麓孫請以六年爲期旣及期又語之請再

展三年孰知其不能待也麓孫初娶黃氏生一子曰錫  
邦生二女口豔香曰幽香未幾以產難卒錫邦與幽香  
相繼殤逾年續娶林氏林與黃皆賢而性微異黃不耐  
力作惟事鍼黹林則勤於紡績嘗曰吾夫荏弱不任農  
圃吾故以紡織代之庶可勉成其學乎麓孫始病瘍瘍  
愈則爲內病林知不可爲私蓄毒物爲殉夫計及麓孫  
卒哭之淚盡血出含歛畢潛出毒物服之自夜達旦毒  
發死臨終惟以前室所遺女豔香請舅姑善視之無他  
言麓孫卒於光緒二十二年三月癸亥年三十有九林  
氏之卒後其夫四日年二十有九無子聞其季父生二

子曰庸理曰庸勦庸理已有子以倫序而言則庸理之  
子宜爲麓孫後矣然其遺稿竟不可得惟爲余作年譜  
尙存余所嗚呼是亦不足以存麓孫也

王珮如孝廉傳

故嘉興縣知縣介眉王君之卒也余爲志其墓越數年  
而其長子珮如卒次子鳳喬又狀其兄之事實求傳於  
余珮如固吾門下士年少美才余方冀其繼介眉君而  
起孰意其未中壽而歿歟按狀珮如其別字也諱鳳璘  
字彬儒江蘇太倉人其家世詳於介眉君墓志可無紀  
矣自幼好學終日居小樓誦讀不輟應州試冠其曹遂

入州學志趣高遠雖從介眉君居官舍几案惟書籍無  
一玩好物入其齋不知爲貴游子弟也事父孝事繼母  
如母與朋友交尤篤嘉定童蘇香松江王建卿皆以名  
下士入介眉君之幕先後病卒璠如於其病也親視其  
湯藥於其卒也周卹其妻孥然不可干以私介眉君宰  
太平時有一友以公事請託則力拒之曰吾輩文字交  
可及此乎介眉君自太平調嘉興璠如以禾中爲人文  
所萃集同志爲文會曰鼎社有周祉英者尤所契也又  
與同舉於鄉榜後周君遽卒璠如甚悼之哀集其遺文  
擬爲刊刻旋遭介眉君之喪未果也璠如領鄉薦年二

十有五先是介眉君坐逸囚解嘉興縣任然此囚自省中發還中道而逸非縣令咎也介眉君不以介意日挈璠如游禾中諸勝及奉檄回住而璠如鄉閭捷報與同日至邑人美之乃至明年春璠如方諏日北上應禮部試而介眉君中風暴卒璠如刲臂肉和藥以進竟不效身後虧負甚鉅旣悲且憂而嘔血之疾自此起矣服闋人都會試時東事方亟舉朝爭和戰各省舉人咸上書陳利害璠如與焉入闈後借閣題抒憤懣遂觸時忌薦而不售南歸後嘔血之疾時作乃薄游吳中館於吳縣署爲養疴計與二三同志討論經史以弟鳳喬將應鄉

試招之同寓課以舉業并教以經世之學嘗謂諸弟曰  
修家譜置義莊皆先人遺志吾兄弟六人其各努力又  
以其鄉西南隅多瘠區民貧苦生女輒不舉因與同里  
諸長者謀集貲建有嬰堂堂甫成而珮如已病不起矣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辛亥卒於家年三十以所後父死  
寇難故襲雲騎尉世職中式光緒十九年恩科舉人  
娶某氏子一殤以鳳喬子鍾偉爲之後女四人長者許  
嫁嘉興錢氏餘俱幼

論曰吾孫陞雲鄉試出介眉君之門而珮如又從余游  
世有通家之誼故甚習也珮如館吳縣署時來余春在

草堂從容談笑孰知其已爲古人哉撰次其事附介眉君俱傳亦使人知廉吏之有子也

蔡烈婦王氏傳

蔡烈婦王氏處州松陽人幼許嫁同縣蔡維章維章家貧習銀銀之業積勞得咯血疾甚其父請昏王難之烈婦恐父母意中變乃泣而言曰兒終爲蔡氏婦矣願往侍湯藥遂歸於蔡年甫十有七事祖姑及君舅克盡婦職維章卧牀褥已半載婦鬻匱具爲求醫病有間仍就銀肆婦泣止之不可然勞則病輒發發則必加劇婦知不可爲也念家無儋石儲夫死必有奪我志者幸有

夫弟在可以事重親我又無子不死何爲於是死志遂決光緒十八年正月丙寅維章卒卽欲死之爲眾所尼其舅亦防之密婦知無間可死強作笑語不言死者數月防稍懈婦請於舅歸省父母始至顏色甚慘母曲慰之婦亦旋解越日歸母及弟親送之將達王氏母以他故攜弟別去婦亦不留也歸見祖姑及舅如平常有鄰婦者素相善也至是乃往過之語良久而反反則以沸水和砒石及鴉片煙同咽之衰絰而卧其祖姑以婦久不出入視之死矣先是婦有幼弟來視姊時維章猶力疾在銀肆攻作婦以錢付弟曰吾舅嗜鴉片煙今罄矣



汝可詣汝姊夫以此錢易煙以歸弟與維章均信爲實然不知婦儲以自殺也砒石莫察所自來舅曰嘻吾知之矣曩者吾兒病中多蝨婦必與吾兒謀使吾兒購此以殺蝨也此二物者皆出於維章婦固嘗曰夫死吾不獨生得死夫手爲幸今竟如其志矣時光緒十八年四月甲辰距維章死百日是年二月小盡實九十九日光緒二十年邑士大夫言於有司聞於 朝以烈婦旌如律令

舊史氏曰王烈婦事余聞之於傅曉淵明經而曉淵又聞之其門下士曾君曾君言錢唐採訪節孝局詳報底

簿維章作爲章二字松陽語不甚別未知孰是也又言其舅姑均歿則轉展傳述之誤余因據以爲此傳惜婦年若干曾君未之言然云十七歸王侍夫病五年則年二十有二若以其夫卒在正月是年不入五年之數則二十有三矣

丁君松生家傳

丁君諱丙字嘉魚別字松生晚年自稱松存浙江錢唐人其先世居山陰福巖村有諱瑞南者當順治初土寇蠭起瑞南妻周挈二子行遇寇揮二子去自投水死世稱丁烈婦事見曾文正公所撰墓表嗣後遂遷居杭州

蓋距君七世矣曾祖軾祖國典皆以君父官封中議大夫父諱英字洛耆候選同知加道銜道光二十九年浙西大水爲粥以食餓者巡撫吳文節公書任卹可風四字表其門生二子長諱申字竹舟次卽君也初入塾卽爲塾師奇賞曰此子後必有成年二十三入杭州府學其時粵賊已據金陵江浙大聳洛耆公避居新城俄而病母姚恭人同日病皆瘖也君刲臂肉羹以進姚恭人愈而洛耆公竟不起逾二年姚恭人又病再刲臂則無效矣君連丁大故哀感行路嘉興張子祥爲繪風木盒圖十年春粵寇犯杭君與兄竹舟君糾合城中金箔之

工得千餘人助戰守城陷猶與巷戰杭城舊有上下之分上城焚掠甚酷而下城稍安帖繕工之力也君避亂轉徙松江青浦南匯上海諸處時蘇之難民雲集於松江君集同志出貲財施糜粥及藥餌亂民中有童子七八百人皆分別安頓使無失所松之陷也竹舟君先以眷屬行君以施粥事後之與賊遇賊三發火槍皆不中騁而追之馬忽蹶君得以免蓋有神祐焉明年仍回杭州創崇義祠纂崇義錄以表章死事之烈又以賊之攻城每取擯厝之柩爲築壘填濠之用與舅氏陸君設三學居凡學中貧士死而未葬者購地爲之葬然其時蘇

省淪陷杭勢益孤寇日深而食且盡君獻議刮醬坊之  
麪以濟民食卒以食盡不能守君渡江至蕭山時渡者  
如蟻舟子索錢有不滿其欲者投之江皆大號君代給  
之乃畢渡出城時與竹舟君相失至陶堰見其題壁字  
始知其在留下乃往從之卽於留下設肆鬻米訪求親  
串之自城出者留下市中賣物率以字紙包裹取視皆  
四庫書也驚曰文瀾閣書得無零落在此乎乃隨地檢  
拾得數十大冊君之蒐輯文瀾遺書實始此矣於其閒  
偕竹舟君至福巖村拜掃祖墓因自紹興至定海而上  
海而如皋倉皇奔走猶託書賈周姓者閒道至杭州購

求書籍其裝釘成本者十之一餘則束以巨繩每束高二尺許共得八百束皆載之至滬又自滬至普陀禮觀世音聚子僧誦佛號以明處士崔青蚓所畫應真十五尊施惠濟寺冀銷劫運存者亡者皆得安樂同治三年杭城復君自滬歸杭浙撫左文襄公素知君賢卽召入見語之曰君輿論甚美必有材智地方應爲之事具爲我籌之自是而君所設施皆在杭矣最君一生之事大端有二曰存文獻曰籌教養君旣於灰燼中掇拾得文瀾遺書乃奉歸皮之尊經閣請陸君劍珊繪書庫抱殘圖紀之其時文瀾閣毀於兵未復也光緒六年巡撫譚

公建復文淵閣爰有鈔補閣書之議君悉出其家藏書  
集人逡寫又於天一閣抱經樓振綺堂壽松堂諸藏書  
家按籍徵求厯七年之久得三千三百九十六種求而  
未得者僅九十餘種譚公疏陳其事言丁申丁丙兄弟  
於兵戈擾攘之際尙能搜求遺書購覓底本俾後進得  
窺內府遺編其識迴越尋常所費亦難以數計可謂篤  
行敦本之士於是 天語褒揚士林歎誦兩丁君之名  
赫然聞於天下君又以尊經閣亦不可無書乃於家藏  
中重出之本得如千種又乞諸朋舊購之市肆得如千  
種藏皮閣中焉君先世本富藏書君祖掌六公有八千

卷樓至君又益以二樓曰後八千卷曰小八千卷然辜  
較君所藏固不止三八千也君以天語有嘉惠士林  
之獎因總名藏書之所曰嘉惠堂乃擇士林所罕見者  
刻以傳播取其有涉杭郡掌故者都爲一編曰武林掌  
故叢編凡一百餘種君又以武林爲南宋故都城中坊  
巷之名由來久遠居其地者口不能言因創爲杭州坊  
巷志數十卷編纂牘定曰吾精力日衰恐不足了此屬  
其友孫峻字康侯者踵成之至今年春寫定可刻君易  
簀前又語康侯曰吾生前必不見其成矣子姑徐之取  
吾嘉惠堂書宋元以後詩文諸集再一繙閱以三年爲



期當益精美嗚呼君一生用心不苟卽此可見矣城內  
外古蹟如蘇祠白祠錢武肅祠岳忠武祠于忠肅祠林  
處士祠宋校尉施全祠楊侯再興祠徐巨翁忠節祠王  
項二公揚清祠宋行人朱弁墓胡公則龍井祠墓陳忠  
肅墓張楊園先生墓郭孝童墓孫花翁墓或言於官或  
出已貲一律修葺又如修交蘆庵而以高邁庵奚鐵生  
戴文節諸先生名蹟置其中建玉照堂並爲補種梅花  
得元大德年編鐘而建元音亭得宋咸平年貝葉經文  
歸之雲林寺得錢忠懿王金塗塔歸之靈隱昭慶諸寺  
一時韵事杭人尤豔之自君之亡而故書雅訓無所咨

訪名山勝地日就淪落所謂存文獻者此也杭爲東南  
大都會人文甲天下大亂之後學校荒蕪君與同人創  
設丁祭局集諸生供灑掃治祭器考訂禮器樂器創修  
府仁錢三學志又建道統石室以宋理宗御製道統贊  
碑石排列室中缺文王一贊集他石字補之無則以偏  
旁配合而成字乃至光緒十八年於尊經閣後圃土中  
掘得一石則文王贊也浙中盛傳皆歎爲文治光昌之  
兆君自左文襄以善後事見屬卽設立振撫局難民局  
掩埋局施材局醫藥局牛痘局錢江義渡局救生局凡  
各局無慮數十處皆以君總之杭故有普濟堂始於阮

文達公成之者蔣撫軍攸銛高撫軍杞李觀察坦與里人高宗元丁燾至是復建官則蔣果敏公高都轉卿培李司馬國賢而紳士則君也先後六十年四姓符合人皆異焉同善堂者光緒閒左文襄所創其時普濟堂未復故創設此堂嗣是普濟同善兩堂並建皆君主之而善舉益備推廣其意隨宜施設以杭多火災而置卹災所以杭多游惰之民而置遷善所以庚申之亂死難者眾而築義烈遺阡以亂後民間子弟無力延師而設正蒙義塾以吏胥於命案多需索而置報驗所以民間緩急無所資而置借錢局以民間節婦不能概至清節堂

而倡爲穗遺集以補所不及以育嬰堂所顧乳媪有限而分設接嬰所以濟其窮又於城之四隅設粥廠使貧民冬日無枵腹之虞設丐廠使行乞之窮民無溝壑之患何其用意之周歟浙西所重尤在水利城中開新橫河築新壩城外濬北湖南湖修仁和至海鹽上河隄壩修奉口隄門君皆與焉西湖常年設濬湖局余每宿湖樓平旦必聞其鳴鑼集眾也義倉之事主之尤久世俗以私意窺測疑倉穀不無虧耗及庚戌之春米價翔貴發粟平糶糶至三萬餘石而倉穀未及其半浮言爲之頓息所在橋梁如慶春寶善龍光拱宸所在祠宇如天

后宮水星閣經君之手無不完固杭自收復以來士風振起民力寬紓皆君力也袁君爽秋紀其大者凡二十八事所謂籌教養者此也君淡於榮利在同治閒左文襄特薦於朝有鉅細咸宜之目得旨以知縣發往江蘇後又敘功加同知銜江蘇諸大吏皆敦勸出山而君不顧也然以受恩深不敢膜視時艱遇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各行省偏災浙省設局籌振君必力任之戊戌歲元旦日食君以天子且有減膳之詔況在民庶乃屏輦血不御諸子以有妨頤養力勸不從居恆與寒素無異惟以圖籍自娛所著有讀禮私記禮經集解松

夢寮詩初集皆毀於兵火餘若九思居經說說文部目  
詳考說文篆韵譜集注二十四史刻本同異考樂善錄  
于忠肅公祠墓錄善本書室藏書志武林金石志皋亭  
山志宜堂小記松夢寮集北郭詩帳西溪詩集皆藏於  
家其已刊行者西泠四家印存一卷師讓盦漢銅印存  
一卷北隅贅錄續錄各二卷續河東櫂歌一卷三塘漁  
唱三卷庚辛泣杭錄十六卷又菊邊吟一卷則去年病  
中作也吳退盦先生爲武林老輩有 國朝杭郡詩輯  
其孫仲雲制府又有續輯君廣其未備而爲三輯推之  
前代而爲歷朝杭郡詩輯又因吳志上先生武林文獻

殘本重加增補爲內外二編杭人之文爲內編文之爲  
杭地杭人作者爲外編皆行於時君天性篤厚與兄竹  
舟君白首無閒其卒也淒然不勝人琴之感先是洛耆  
公擬建宗祠未果君興竹舟君成之舊譜毀重輯之杭  
紹先隴墳圯者修之亂後親族中未葬之棺以數十計  
悉爲葬之宗祠之右設家塾課子弟羣從昆弟皆視如  
同產前巡撫譚公稱君爲敦本篤行之士洵不虛矣六  
十五歲時得痰眩之疾時劇時差逾二年又患脾泄光  
緒二十五年三月丙辰卒於家年六十有八凡三娶曰  
沈曰凌曰陸側室二曰孫曰王子三人長立中光緒十

七年舉人次立方次立亢殤女四人延適仁和陸氏恒  
適仁和顧氏苓適錢唐陳氏祺未嫁許仁和陸氏孫一  
人天佑孫女一

余旣爲君立家傳乃論其後曰杭城克復以來三十餘  
年湖山歌舞粗復其舊固由諸大吏振興於上賢有司  
經畫於下而拮据搢搢心口交瘁噩沒從事使公私交  
受其益者則君一人也君有官不赴伏處鄉里而惠澤  
被乎四方聲名動乎朝野求之古人未可多得微論劉  
勝寒蟬不堪比擬卽王烈陽城輩徒以德化其鄉者亦  
不能尸居龍見若斯也君臨終有詩云分應獨善心兼



善家守清貧書不負夫子自道得其實矣

寶母張太恭人傳

寶氏有賢母張太恭人者德輝君之配而甸膏大令之母也余嘗爲德輝君作家傳及太恭人卒甸膏又以請乃採取其事實着於篇太恭人幼而孤育於舅氏年十七歸德輝君繼姑張太安人性嚴厲能得其歡其舅王春君賢而才之臨終授以田宅契券曰吾兒豪邁不屑治家人生產汝好爲之其後德輝君從河北鎮總兵董公討粵西賊戰死大洞山事詳余所撰家傳太恭人聞變慟欲絕以繼姑老三子幼不敢殉而是時家中落仰

事俯畜取辦鍼黹十指疲劬右拇至不能屈伸咸豐二年粵賊大至由汜水渡河薄懷慶日數驚眾皆走太恭人泣曰先舅窀穸未安忍委之去乎乃渴葬其舅於先塋而命其長次兩子奉張太安人走太行山投其外戚自與幼子及一女居危城中俄賊圍合太恭人指庭前井曰若城破吾母子了此矣已而城破復完者三閱兩月賊退圍解張太安人歸見太恭人憔悴無人狀持之泣曰苦汝矣自是姑婦喁喁若母女然嚴厲之性爲之一變長子鎮山卽旬膏也每自塾歸必命背誦日間所誦書書不熟令再誦已則坐織其旁書聲機聲丙夜不

輟旬膏入縣學太恭人喜曰一衿不足道所喜者書香不絕耳范文正爲秀才以天下自任汝雖不敢望范文正然不可不存此志旬膏讀書不沾沾章句之學母訓也及以知縣官江蘇戒之曰一命之士亦足建立功業況百里宰乎人貴自立奚必以科第進旬膏先後兩攝上海崇明縣太恭人猶家居以書戒旬膏勿以南中一珍物寄家以故旬膏厯宰劇縣且筦釐局而志節彌厲所至以廉能稱兩江總督劉公保舉人才旬膏與焉光緒二十七年旬膏權知武進縣太恭人先是已就養南來每問今日所治何事所折何獄聞處置平允則爲之

喜又嘗訓甸膏曰吾鄉有某某二公汝知之乎某公廉吏今其後熾昌某公貪墨今無子遺矣皆吾所親見汝宜何從嗚呼太夫人所見如此洵賢母矣是年秋大水爲災武進沙田之圩決者百數太恭人命倡捐以振之甸膏奉檄濬三河猶勛以水利所關毋避勞苦河工未畢太恭人俄感疾光緒二十八年正月甲戌卒於官舍年八十其六十歲時已以節孝旌於朝旋以長子官封二品子三人長鎮山江蘇候補知縣加同知銜奏保補缺後以知州用次曰鎮海候選縣丞又次曰鎮河陽武汛把總女一人適任氏孫六人鈞鎔銓銑錡錯

論曰河內竇氏自英烈公以來家承忠孝世兼文武余  
既爲德輝君傳而又傳太恭人焉是亦吾文字之光矣  
太恭人賢孝儉勤始終如一守節歷五十餘年卒廣多  
福聞其生平齎於已而厚於人雖當匱乏寸絲粒粟不  
以累人而人有所求則應之惟恐不給其卒也內外親  
黨無不稱賢甸膏稟承母訓以爲官箴中庸言治民必  
先獲上而推獲上之道必由於順親理固有一貫者歟  
余於甸膏徵之矣

仙槎曹君傳

君諱某字仙槎曹氏浙江錢塘人幼穎異年甫五歲其

八父聖期君臨終撫其頂謂君父永銘君曰此兒必成  
器善視之年十二詩文斐然可觀僉謂應童子試必得  
當而是年粵賊陷杭州不得試全家轉徙至溫州有盜  
夜攻其家君謂永銘君曰事急矣盍以所有藏花盆中  
或可免從之盜搜索竟不及所藏者皆金葉也直白金  
二千其後由甌而閩而台灣而復歸於杭咸賴有此金  
時君甫十三歲其知慮過人已如此旣歸杭永銘君以  
君爲才而君之伯兄玉繩君又終歲居婦家乃命君筦  
家事一家食指數百事極煩冗七年之內自娶婦沈又  
嫁其女兄弟于張于葉于徐從其後母李太宜人之意

資遣甚豐永銘君年六十李宜人年五十皆張樂設宴招集親朋所費不貲而又俛助族姻矜恤孤寡有所求罔弗應計所入不過千餘緡出則倍蓰不得已以田宅質於人君念此非美事不可以累父兄且使異日稍贍足則以已贖而歸之并不必使父兄知故所署契券皆君名此君用意之深厚也無何家益貧度坐守將不支乃言於永銘君使其兄玉繩君治家而自至上海大營貿易之事其爲業三曰絲曰綢曰人獲躬自規畫皆獲厚利辜較所贏補家中不足有餘矣俄受洋商之累絲數千捆折閱殆盡乃又大窘其時人所存款在絲棧

者尙二萬金或爲君謀宜匿之君不可悉招其主來算  
結而後歸君在滬時曾納貲以鹽場大使分發福建乃  
於光緒三年赴閩甫至卽條陳船政事宜十有二又請  
招商開澎湖煤礦當事者瞠之然不能用也旋奉差至  
臺灣臺灣縣白君申請留臺以勞績保加知州銜俄永  
銘君卒君聞訃歸一慟幾絕自是絕意仕宦矣李太宜  
人以玉繩君雖筦家事而居婦家如故有所取求輒不  
稱其意議仍以家事屬君君執不從乃分一歲所入而  
二之以其半歸之玉繩君而已與母若弟衣食所需均  
取之所餘之半議者皆以爲過厚而君竟行其意李太



宜人卒玉繩君惑於浮言欲求益於所得之外且曰歲入之款本於田產田產之數存乎契券兩弟有之乎如無契券絲粟不得擅取蓋知前此之已質於人其未質者皆在已手也君泣然曰吾兄素長厚今若此必有構之者請兄仍食其半我與季弟應得之半暫存某君處爲他日殯葬大事之用謂弟步洲君曰設無先人遺產吾與若能不自謀生乎人貴自立無斷斷於此步洲君亦從之居數年度所積已數百金乃亟爲先人營葬事而所擇之期爲寅日寅時與君生於申年申月俗所謂六衝也咸曰是宜易君不聽卒亦無他然是時家釁猶

未已乃謂子樹培曰汝以館穀自贍我將遠出家中所有聽伯與叔分之汝勿取分文也君襤褸出門歷五年之久無定所及樹培舉於鄉君在甬上聞之始一歸爲摒擋北上事事竟又欲行樹培諫而止玉繩君亦自悔仍如前議以半歸君與步洲而兄弟友愛如初五十歲時樹培將爲稱觴不許固請始許之然至戚之外不見一客時君喪耦垂三十年樹培請蓄姬侍供扶持抑搔之役竟不之從獨處終其身中歲後有喘疾亦不甚劇光緒二十七年六月疾發旋止爲步洲君之女平章姻事婚有日矣十二月初三日乙未晨起痰忽上湧然神

識不衰料量姻事如故越日丙申夜子時忽語樹培曰  
逾一時我將去矣言已端坐閉目不復有言丁酉日加  
子遂卒年五十有四君以家境屯遭少時廢學然經史  
大義無不通曉故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閒處之曲當平  
時舉動不苟寢室中器物皆有定所性耿直又和易近  
人通音律雖偃蹇困厄而歌嘯自得蓋其所養然也妻  
沈宜人早卒子一人樹培也光緒二十年舉人二十七  
年報捐江蘇直隸州州同君謂之曰此舉人就職之本  
班尙非僭越異時能成進士固佳否則藉此博升斗亦  
爲貧而仕之義也樹培儒雅有幹才大府皆器重之余

往時主講詁經精舍樹培奉檄來監院事故與相識狀  
君事實請爲家傳因採其大略著於篇

論曰君懷奇負異而終身鬱鬱不得志其少時學已有  
成因遭亂流徙不得以科目進去而操懋遷有無之業  
又敗於垂成一蹶而不復振及以一官至閩所建白頗  
爲當途所重終以落落難合不克有所設施豈非命歟  
然君晚年迥然自適不以榮落動其中而其子又才而  
能文他日捷南宮登玉堂成君未竟之志君亦可以無  
憾九泉矣

惲中翰妻蔡淑人傳

惲季文中翰初娶於張甫一年而卒恆鬱鬱其母戴太夫人冀得淑女以儷之聞淑人賢乃委禽焉淑人姓蔡氏浙江石門人父樵坡先生有隱德母楊夫人其生淑人也異香滿室三歲喪父八歲喪母育於兄嫂兄仲然觀察奇其妹難其配曰非嚴徐東馬而兼陶白程羅者無輕問名也季文時猶諸生廉吏之後家故不豐戴太夫人使人平章也懼不當而仲然則曰惲季文真吾妹壻也一言而定蓋天緣云旣來歸事太夫人甚謹寢門甫闢已珊珊而至立牀下問起居凡可以博太夫人之歡者必委曲以致之有薄怒得一言則立解娣姒聚談

或逞機警恣諧謔頷之而已季文時年少氣盛遇事或不能平必多方譬解至再至三季文學識亦因之有進每夜讀必刺繡以待之至丙夜則自起淪茗季文喜吟詩偶得佳句淑人曼聲吟之愛不忍釋強之作笑謝不能體素孱弱而安貧耐苦每月支公中錢二緡是日月費不敷甚鉅淑人自幼善女紅有鍼神之目至是以所作鍼黹俾老嫗持而鬻諸市以補月費之不足謂季文曰君但讀書無問室中事也其自奉甚儉而或以緩急告無不應偶聞有斃於路者拔金簪質錢爲之棺有夫婦二人哭於牆隅使問之則浙之嚴州人從其父商於

邢折閱而歸歸而父死有老母在家淑人曰使此二人者流落吳市則其母亦死矣百計營求資遣之歸季文謂之曰卿一舉活三人矣戴太夫人有妹歸姚君彥士姚君時官鄂臬戴太夫人送幼女嫁姚君之子於是季文及淑人亦繼往焉姚夫人甚愛淑人使勸家事署中上下百數十人咸稱淑人賢嗚呼淑人之才於此可見使天假之年異日佐季文治內政雖古賢婦何以加茲未幾淑人舉一子先是有獻議者曰家僅中人產生子宜自乳然先後築里皆不能盡用此議而淑人則謹如約竟以自乳其子積勞成瘵疾逾年而卒季文至今哀

之一夕夢見淑人徘徊泉石間曰妾住瓊嶼距此遠今游西泠歸遲君於橫塘幸相遇耳所謂瓊嶼者固不知何處卽橫塘風景亦所不識殆非姑蘇城外之橫塘也乃繪橫塘追夢圖屬余題詩并請爲之傳因紀其都較焉淑人生於咸豐二年六月乙酉卒於光緒六年七月己巳年二十有九以季文官內閣中書加級封淑人丈夫子一曰福麟縣學生以郡丞官浙江僉曰才淑人可謂有子矣卽曩時所自乳者也

論曰余讀惲簡堂先生大雲山房文集有亡妻陳孺人權厝志盛稱孺人之儉而勤今觀淑人所爲其亦近之



矣陳孺人雖不永年年猶三十有九淑人則更短十年焉宜季文之久而不能忘也雖然陳孺人生子女皆不育而淑人有子子且才修短數也苟有賢子亦可無憾矣余竊以此爲淑人喜并爲季文慰也

孝婦王宜人傳

自宋儒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而婦女遂多以節見國家敦崇風化以節婦旌者歲無慮百十人然旌節必兼及孝孝固尤重哉婦女旣移所天則亦宜移其父母之孝以孝於舅姑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而求之恆情則往往難之今乃得之於王宜人宜人錢唐

人父武錫嘉慶某年舉人歷官台處兩屬教諭後以知縣候闕於江蘇宜人生時其祖方官順天府府尹故宜人生於京師兒時其祖母歿哀慟如成人年十七歸鄆縣張君旬玉張君父縣叔先生以文穎館校錄授青田縣學訓導然多病一歲病甚幾不起宜人謀於夫同割股肉和藥以進病良已祖姑蔡孺人嘗以節孝旌者含辛茹苦得咯血疾宜人陰察其所欲質釵鑲以奉之孺人爲少愉焉及卒哭之如哭其祖母俄而其繼姑陳孺人卒哭之如在家時哭其生母縣叔先生有五女宜人來歸時三女已及笄二女尙幼宜人撫視之若同產

然及當嫁則出匱中嫁時衣飾分以貽之已而縣叔先生應鄉試中副榜調授新城縣學教諭病久益衰以宜人夫婦分主內外事事畢治旋爲夫弟授室築里之間亦若同產然娣婦舉一子曰慶堂童時匍匐入於水惟宜人獨見之倉卒不及號呼自投水中負之以出嗚呼惟孝故弟孝且弟仁也仁斯勇矣及縣叔先生卒於官宜人與張君治其喪其哀慟若在家時之喪其祖若父然則禮所謂事舅姑如父母者宜人允蹈之矣同治元年族黨鄰里狀其實達於臺司以孝婦旌如律令亦公論也其長子家相早卒遺一子曰傳芬次子錫蕃

廩貢生議叙中書加郎中銜生一子曰傳心聞錫蕃亦至孝宜人病一夕三起其婦葉侍湯藥惟謹皆宜人之素以身教也然亦天之所以報其孝矣余因次第其事附其家乘以存其人用太史公伯夷傳例論卽具於事中故不贅論也

孫女慶曾傳

孫女慶曾生於同治四年歲在乙丑故小名曰牛旣長內人姚夫人曰牛非美名也牛性最順改名曰順其後又名之曰慶曾字之曰吉初而余輩呼之則仍曰順嗚呼孰知順之一字乃其所以死乎慶曾生四五歲卽識

字又數歲喜誦詩偶效爲之頗亦成詩性最柔順雖婢媼輩不忍拂之其弟陞雲後三年生姊弟嬉戲從無違言吾次女歸許氏者早卒有一子二女寄養吾家又吾長女適王氏者有一子三女亦時至吾家慶曾視之皆若親昆弟姊妹然後吾孫陞雲娶婦彭氏慶曾與彭相得亦若親姊妹然處室二十餘年從未聞一忿言見一厲色余笑曰此所謂順之至也彭剛直公每過吳中必至余春在堂見慶曾甚愛之謂其母曰此女極佳然宜慎擇壻無令受委曲光緒十四年年二十有四歸上元宗舜年爲繼室舜年字子戴年少有才其父湘文觀察

仕浙有能名是年子戴舉於鄉來就婚於吾家余製大金字八縣樂知堂東西兩序曰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見者艷之慶曾初至宗氏其姑遇之頗有恩禮久之浸薄一日有貓踐死於庭不知誰何也或則譖於其姑謂慶曾爲之乃呼至前擊案大罵慶曾不辨承以微笑則又怒曰吾方怒汝敢笑邪罵益甚乃斂笑敬聽俟罵畢而歸從嫁婢媼問何不一辨曰姑方怒何敢辨且吾足何能踐死貓此不待辨者也嗣後習以爲常無日不詈然歸至家從不與其母言諸中表姊妹偶聞之於婢媼欲詰其詳則泣然曰吾爲人婦不能事舅姑忝吾祖矣尙

可說乎坐是鬱鬱成疾月事不行或曰孕也或曰病也其從嫁之媼則言實小產二次有一次已成形質亦未知信否姑甚望得孫爲子戴買一妾而誤買倡家女有惡瘡百計醫治遲遲不納湘文問故詭言慶曾不容也湘文怒呼慶曾至其治文書之室大罵之慶曾曲從姑意竟不自明二十一年九月偕子戴來吳下子戴去而慶曾留相依者一載及去年冬從子戴以去時湘文權溫處道駐溫州溫瀕海惟輪船旬一往來子戴旬必一書而慶曾無書惟於子戴書尾附數字而曰五月二十一日子戴書來云前數夕共坐榻上言有某事某事宜

爲我了之間何遽及此日偶然記及耳十一夜至其室  
談笑甚歡明日日加午往視之則僵卧牀中面發青色  
口不能言大驚召醫治之不能處方疑其吞服鴉片如  
法灌救亦卒無效日加申遂死嗚呼慶曾之病醫家所  
謂癆也無不死法亦無驟死法其不死於病無疑矣年  
三十有三三年前曾作絕命詞又私謂歸王氏之表妹  
曰輕生非禮也吾儻得免乎至於今竟不免焉殆必有  
大不得已者乎余謂慶曾自處室及適人惟一順字而  
已逆來順受順也卽不得已而死亦順其道而死也故  
曰順之一字乃其所以死也所作詩詞多不存稿擬蒐



輯而刻之與吾次女慧福樓幸草並附吾全書以行嗚呼此亦何益於死者邪彭剛直言無令受委曲竟委曲以死余負慶曾矣

五月初八日子戴與吾孫陞雲書慶曾附書紙尾云姊同啟朱喜何病而死朱喜者吾家老僕一月前病死者也然止此一語無上文無下文頗怪其鶻突亦笑其草率嗚呼孰知此乃一篇苦心結構之絕妙文章平蓋書此時距其死止三日矣臨終絕筆書一死字寄家而此死字竟頗難安頓因借朱喜之死書之死字之下更無一字若曰一死而已無他說矣何病

二字失寫而添注於旁想寫此時萬箭攢心也因附  
識傳後